



## 那一只白鹿的眼

王晓莉

既可常驻山野林泉、卧听流水起观云霞，又可用于幽美风景中，读书、雅集与沉思，是许多读书人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吧？大自然的召唤力与治愈力对所有人都是一样，从来不可小觑。而对读书人来说，还有另一重渴望，即，这种琅嬛福地，通常总能使心灵更为静谧、纯净与专注，从而能效率更高、更集中地经受过来自长者与师者的思想洗礼，也从自身催生出某种人文的向往与关怀，从而有可能施展更大的抱负与雄心。福地读书，纵是十天半月也属难得，每一天都会不得地过着；若可持续三年两载，则大约比获奖还要令人珍惜。在当今，有山有水、风景美丽的大学就是这种二者兼具之地。而在古代，书院便是这样的奖赏之地。那些着简朴长衫、身背书囊的年轻人，那些谨遵教诲的读书种子，那些怀抱经国济世大志的书生，他们从远远近近的地方汇集书院，寻求理想，寻求人生机会。而书院，也慷慨地教育他，成全他。

身为江西人，我认识古代书院所依据的样本，实际上主要就是白鹿洞书院。我曾数次前往那里。有时是一日游，有时是陪友去庐山，其中打卡景点之一就是白鹿洞书院。最难忘一次，是多年前，竟与一群文友在书院里住了近一周。我们五六个人一屋，房子小而简单，光照也是暗暗的，并不亮。非常贴合我对古代的印象。那一周，我独自一人将大把的时间用于脚步丈量、心灵感应书院内外。在我个人隐秘的记忆里，日后怎么想都觉得是奢侈，舍不得抹去。

白鹿洞书院最为得天独厚，当然是背倚庐山。庐山云雾缭绕，仙气逼人。人方一进入，常常屏气敛声，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，说的就是这种心情。书院四围多古木，那些树长身玉立，皆着绿衣，从无杂色干扰；枕流溪水从书院前流过，日夜淙淙，读书的人闻听水声，已身仿佛被涤荡，干净透明，却又不止“透明”可以形容。静气就这样来了：“每遇大事有静气。”实际上，读书的敌人之一，是躁。每读书也须有静气。静气方可吸收，可纳入，可矫正正在自我。书院，正是可降噪、去躁的地方。

除了仙气、静气，白鹿洞书院更独有的，当然是书卷气。师与生，是这里永远的常客；教与学，是这里永远的活动；经史子集，诸子百家，是院中藏书，也是这里永远的主题。书院前的流水总是不腐，书院后白鹿的眼睛总是明亮，书院内的书卷气也总是缭绕不散。每一代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偶像。早年读大学时，若是知道将有名人学者前来讲座，我与同学总是要兴奋很久，提前占座，提前到场。听时如饥似渴，过后再三回味。而在宋明古时，遥远年代，读书人的偶像定是朱熹，是李梦阳，是王守仁。年轻人慕名来到书院，正如今天的青年想要投考有大师执教的名校。我完全可以想象到，他们与朱熹同在一院，见了这个一代大儒，这个书院于他手中复兴的人，是大气也不敢出的，他们会远远地鞠一个躬，侧立一旁待老师通过。对知识与真理的向往，古今同理，古今人同。

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白鹿洞书院，曾以书信体的形式，给一个虚构的友人记述书院的风光风气：“我信步而坐书院前一个僻静绿湿的草坡，想千年前诸子先贤们的足印或深埋于我座下，脚面青绿了无数回的这片草或目睹过他们的真容，我被一种如梦如真的感觉笼罩。”是的，前来白鹿洞书院的人，枕流水边踩着的那一块土，朱熹或曾来回踱步。白鹿凝眸处，刺史李渤曾因此发奋读书；还有陆九渊，他与朱熹辩论经典的身影，或许背景就是明伦堂……那些不朽的读书人，感受着、思索着、孤独而又开阔。思想的雨点打落，总惊起一潭静水。他们虽逝去久远，精神的气息却从未消散，而是留存、覆盖于此，形成一种叫做“气象”的东西，后来者无不感受得到。所以，书院既是学问学术的敞开，又赠送了美景三千。它令你心境优游而敏锐。这种心境下，知识快速入脑，感受纷至沓来。“学于此，宜净涤名利之心，力超名利之关。”明朝张元桢于《书院重修记》中如是说。他阐述的，正是白鹿洞书院成为当时天下人做学问首选之地的原因之一。

白鹿洞书院名噪天下，除了风景佳胜，名师云集，另一个原因，乃在于始终有“规”。规即轨，无轨则乱，脱轨则灾。人不经“规”的打磨、雕琢，“规”的约束与教化，则会散漫，会令才能与能量泄了一地。军人重军规，僧人守寺规，白鹿洞书院则有流芳千载的学规，或说“洞规”。学规的制定当然与朱熹有关，正是在这个婺源人手上，书院从各个方面兴起、崛起、知名于天下，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重要一笔。其中一项便是定规。朱熹既接受禅林讲学制度中的精髓，又继承与汇总各种教育经验，订列出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。这个“揭示”是提纲式的，简短易记。如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说的是做学问的程序，也是读书人渴望达至的学问境界；又如，“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谋其功”。这样的处事之道，清澈、纯粹，即使今人也该学而时习之。白鹿洞规更了不起的在于，朱熹之后，历代白鹿洞书院洞主并未止步，他们仍然不停修缮、补充、完备着书院洞规。有的从大处着眼，有的则细致入微，方方面面无不顾及。历代书生与洞主的责任与担当，令人敬佩。

关于白鹿洞书院，我常常听到身边人的反应是，太美了，可是也太安静了，在那里过生活会很闷很单一吧？实际上我觉得一直是有两个白鹿洞书院的。一个是历朝历代读书人往来的书院。如朱熹、李梦阳及其门徒这些人。他们以书求索大道真理，以山水对应、镜鉴心灵的丰盛与贫瘠，并唤醒灵魂中沉睡的部分。他们醉心于思想的某种探索与创造。而所谓创造，不过是放弃一些从而得到另一些。书院位于世外，离红尘诸多热闹有点远，离心有所得心有所悟却近。另一个就是游客们的书院。白鹿洞书院名列天下书院之首，当然有好奇的人，有爱热闹来打卡的人。他们走过一圈，不免觉得书院生活沉闷，也是正常。山水与书籍的滋养，精神的自主与不停进步的可能带来的喜悦，此种“鱼之乐”，世人非鱼，安能知之？

也许还有第三个书院，是属于我这样的人的。既倾慕学问，也醉心风景。有点贪婪地介乎二者之间。有一回我在书院门前闲走，有个老农挑瓜果经过，向我问路。我心中一阵窃喜，难道我的样子像是书院中的一员吗？这正是我向往而不得的。我最忘不掉的是院后洞内的那一只石雕白鹿。我每回前往书院都要去看它。白鹿洞书院正因为它而得名。相传唐士李渤隐居于此读书时，曾养一只白鹿。那白鹿俨然具备人性，它高傲的脖颈上常悬挂着钱财与草篮，独个儿下山去为李渤购物。眼前白鹿是明代嘉靖刻工所作，那样传神的工艺，今已不多见。简洁的鹿造型，一副竖耳谛听远方的模样。它静卧洞阴深处，洞边几丛青草，年年伴随。白鹿眼睛石色石质，却像人一样充满感情，富有智慧。那眼是深邃的，仿佛书院的规模与布局、藏书与碑刻，林泉之幽云雾之奇，皆藏于其中。有几次我盯久了它，竟感受、感应到了下一秒它就要开口说话的那种玄幻与神奇。

我由于爱这只嘉靖石刻白鹿，对它的命运轨迹要特别多写几句。它生于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。当时的知府何岩觉得“洞中无鹿，寥寥无趣”，遂命工人琢鹿，并作《白鹿记》。而到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江西参议葛寅亮见此鹿，认为洞不应开，鹿不应琢，遂又命人将石鹿埋入地下。到1982年，维修书院时，人们在地下二米处发现石鹿，重新将它安放幽静洞中。这段故事特别引我感叹的并非何岩，并非鹿的重见天日，而是参议葛寅亮。他不喜欢白鹿，却并未利用权力命人损毁它，铲除它。而是将之埋于地下。葛是怎么想的，我们无从猜想。但正是他的手下留情，令白鹿成为书院仅存的明代实物。鹿从过往来到今天，鹿的凝视也由此贯穿古今。真是命运多么曲折、多么珍贵、多么长寿的一只白鹿。

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，我未能再度前往白鹿洞书院。但只要想起书院，一股朴素而悠远的情思总是萦绕我。它的前世今生就如一本大书，我忍不住时常要翻上几页。书院经历朝代更迭，其间亦有战火毁损，其建筑外观、内部制度、组织架构以及珍品藏书的散与聚，都不断发生变化。然而诸种无常之中，也有“有常”与“恒常”。常的是读书人身居书院心有天下，是“何以解忧唯有读书”，是对真理、对如何安顿世道人心尽一己之力的探寻与努力。这一切，正是白鹿洞书院的灵魂所在。就像那一只白鹿的眼，明亮，温善，却深含洞察力。读书人要的，也是白鹿这样的眼睛。